

一桥头奇遇

儿 童 文 学

桥 头 奇 遇

短 篇 小 说

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儿童文学
桥头奇缘
短篇小说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5.25印张 87千字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400册

书号: R10113·141 定价: 0.35 元

目 录

桥头奇遇.....	叶宗翰 (1)
去找将军.....	王 戈 (13)
小陀螺的故事.....	雷 锐 (24)
小圆镜的风波.....	蒋咸美 (38)
丁丁观火.....	黄永邦 (50)
小豆豆的心意.....	雷 锐 (62)
“大元帅”遇险记.....	庞国弘 (75)
发光的木头.....	肖定吉 (85)
米秋与小鹿.....	黄钰 杨军 (96)
阿牛.....	梁发源 (108)
打野猪.....	杨军 黄钰 (120)
珍贵的礼物.....	路 工 (132)
小看箱.....	谈庆麟 (144)
我们去钓鱼.....	张子泳 (156)

桥 头 奇 遇

叶 宗 翰

邕江桥头的灯柱上，还挂着一弯残月，我已经踩着三轮车来到这里了。下了车，沿着回环的石阶，走下桥底，一个意外的情况，却使我呆住了：桥下有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孩，正在双手叉腰，认真地做着腹式呼吸。

因我有晨泳的习惯，每天早上不管刮风下雨，都是第一个来到桥头，而且往往来回地游过邕江后，还没见这里有一个人。今天居然有人比我来得早，而且还是一个小孩，这怎么不使我感到意外呢！

我仔细端详这小孩，很瘦，面色苍白，额角上微微泛起几条青筋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不够健康的。一会儿，他把全身的衣服剥光，那扁平的胸部，裸露着一根根肋骨，活象一块洗衣板；那干枯的手臂，就象两根甘蔗。看见这副模样，我心头有点儿沉重：多可怜的孩子啊！他好象不需要别人怜悯似的，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一溜烟地奔下了码头。等我游过邕江回来，小孩已经不见了。

第二、第三天，仍然如此。我开始感到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小同伴！那天，我特意没游过江去，想看看他游，并和他交个朋友。谁知他下了码头，就扶着岸边石级，一个劲地用双脚在水里拍打，原来还是只“小旱鸭”。我便游近了他，叫道：“小鬼，来！我教你。”

那小孩瞪着疑惑而又陌生的眼睛，望了我一眼，没做声，又继续他那单调的动作。

我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托住他的胸部：“来，游出来，双手也要学划水。”

那孩子迟疑了一会，看见我毫无取笑之意，便听从我的指点，认真地学起划水的动作来。

约十分钟时间，孩子嚷着要回去了，我觉得奇怪，既然来到这里，怎么学这么点点时间？

孩子好象看出我的心思，说道：“我还要上学哩！”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民主路。”

我更加惊讶了：住得这么远，天天跑来这里游水？我佩服他的决心，可又对他充满着难以理解的感情。

“再学十把分钟嘛，等会，我用三轮车送你回去。”我不由自主地说。



孩子半信半疑地审视着我，一会，眼睛闪出了兴奋的光芒：“真的？伯伯，谢谢你！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宋晓盈。”

“你决心学会游泳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天渐冷了，你家又离那么远，有决心吗？”

“嗯！”晓盈点点头。

“你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决心？”

晓盈又是嗯的一声，没有回答。看来，这孩子有点孤癖，不爱讲话，我想探一探

他内心的隐秘，但失败了。

三轮车把晓盈送到门口，临别，他第一次主动说话了：“伯伯，明天还能教我游泳吗？”

看得出，他是用很大的勇气说出这句话来的。我看着他那祈求的眼光，还忍心让孩子失望吗？

晓盈刚进入大门口，就传出一个人严厉批评声：“这么早上哪儿去？还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，着凉了怎么办？以后不准……”

第二天，我估计他不会来了，谁知一到桥头，又见他在那里做腹式呼吸。

经过我的指点，晓盈今天学游泳有了进步，可以放手爬几步了，他高兴得话也多了起来。“伯伯，你看我将来能游得象你一样好吗？”

“能！”

“能横渡邕江吗？”

“行呀！明年一月七日，你一定能够参加横渡邕江的大军！”我觉察到晓盈心里埋藏着一种崇高的愿望，便兴奋地鼓励着他。

他望着浩瀚的江面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好象憧憬着一幅未来幸福的图景！是的，他多羡慕那横渡邕江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啊！每当小伙伴们争相报名参加红领巾渡江队伍时，他看看自己瘦弱的躯体，不禁偷偷地流下了眼泪，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他该多高兴哟！

我以为摸到了他的心思，问道：“你就是为了要

参加横渡邕江，才天天来学游泳的吗？”

晓盈点点头，接着又摇摇头。

我又茫然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羞涩地反问说：“伯伯，象我这样的身体，能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吗！”低沉的语调中带有明显的自卑感，这发自孩子内心的话，使人感到有点儿辛酸。

我一下象受到了很大的触动。我完全明白和理解晓盈的行动了！他在“四化”建设的洪流中，不愿作那溅在荷叶上悠闲静逸的水珠，而要作咆哮巨涛中的一朵浪花！他是为了“四化”在锻炼身体！小小的年纪，有这么一颗纯朴、崇高的心灵，多么可贵！这是多么可爱的孩子啊！

我看着他，思想的翅膀却打开了，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可爱的孩子。

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间，我因事路过北京，正好这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四五”运动，天安门广场上简直是花的世界，诗的海洋。“花”和“诗”成了一种奇特的武器！我平素不爱花，也从不读诗，不知怎的，这时每一朵花都强烈地吸引着我；诗中的每一个字，都震撼着我的心灵！我掏出笔记本，记啊，记啊！……忽然，一个胖敦敦的孩子拿着一个只有面盆大、样子奇特、制作粗糙的花圈，放在烈士纪念碑前，这显然是出自孩子的手工。花圈上面歪歪斜斜地

写着几行字：

总理总理，
花圈送您，
一朵花儿，
一片心意，
为了“四
化”，

为了真理！

孩子真诚的
感情，使我流下
了眼泪。我飞快
地把诗记下来，
刚写完最后一个
惊叹号，突然一
阵骚动，我来不
及收本子，有几
个人已经朝着这
边走来。那孩子
急忙扯扯我的衫
尾：“同志，给
我！”说完，就

把我的本子拿走。那几个家伙过来搜了我的身，拿不到什么“证据”，我才侥幸得以脱身，没走几步，一



双小手又把那本子塞还到我的手上。因为人很挤，我再也看不见那个小孩子了。而我心里，便留下了一笔“相思债”……

孩子，多少孩子尽管是那样的幼稚和无知，可他们对于“四化”却总是那样强烈的向往，总是有一股特别纯真、忠贞的感情！晓盈的行动，又增加了我这种印象。

“晓盈，你将来一定能为‘四化’作出贡献！”我激动地说着，伸手就去抱他。可是，当我触及孩子瘦骨嶙峋的胸部时，不觉又一阵难过起来。

“晓盈，你是不是有病呢？”

孩子点点头。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支气管哮喘。”

我问他怎样得上这种病，他又沉默了，我再次询问，才知道这么一点情况：

晓盈八岁就得了这种病。每年秋末冬初，天气变化频繁或受凉时，就容易发作。本来他的功课很好，现在每学期都要请一百多节的病假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。为此，他心里难过、不安，有时偷偷地哭了起来。最近，全国向“四化”进军的号角越吹越响，他看到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情景，心里更加焦急。在苦恼中，他看了许多革命前辈

与慢性病作斗争的经验文章，受到了启发，决心向他们学习，从锻炼身体入手，让肌体内部增强抵抗力。他知道要减少发病率，必须首先增强皮肤的御寒能力，逐渐改变身体素质，所以他决心学游泳。

可是，他妈妈的想法和他不一样，只顾给他吃补品，打针服药，就是不让他参加消耗体力的活动，甚至连衣服也不让他洗，生怕他休息不好。晓盈不愿意让操碎了心的妈妈再增添忧愁，只好暂时背着她，偷偷地每天提早起床去锻炼。

这一段叙述，把我引入感情的激流中。我很同情孩子的不幸，也很赞赏孩子的行动。一种对下一代关怀的责任感，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。我问自己：能给孩子帮忙些什么呢？……忽然我想出个主意，一拍孩子的肩头：“晓盈，伯伯支持你，以后我每天用三轮车来回送你！”

晓盈眨巴着眼睛，不知是欢喜、兴奋还是感激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扑扑地滚落下来。

半夜，有一股小小的寒潮偷袭大地，气温下降到十四度，还下着小雨，时针刚指着五点半，我的三轮车便出现在建设路街头，但车子驶得比过去慢，我想：这样的天气，晓盈还会来不？我几次想调转车头，可双手不听使唤，总觉得不来到门口，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似的。

想不到车刚停下，墙边就闪出一个人来，正是晓盈。我惊喜地问：“这样的天气还去？”

“去！”晓盈毫不犹豫地说了。

“你妈妈知道——”

“嘘——”他朝屋里瞅了一眼，然后拉着我来到一个窗口跟前，指指里面；我探头一看，里面静悄悄的，墙角摆着一张单人床，落下的帐子掖在席下，平平整整。床前放着一双小拖鞋，旁边的凳子还放着小主人脱下的衣服。我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他神秘地一笑，凑上我的耳朵：“那是我住的房间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，骤然明白过来了：“啊，你在摆‘空城计’？”

他吃吃地笑着。

三轮车刚刚走出了建设路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伯伯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我略想了想，恍然地说：“一月八日。”

“是啊，一月八日，我怎能偷懒不去游泳呢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游泳怎么与总理逝世的日子联系得起来？我正有点不解，忽然听见他低沉地念起几句诗：

总理总理，

花圈送您，

一朵花儿，

一片心意，
为了“四化”，
为了真理！

蓦地，我的心紧缩了一下，他怎么知道这几句诗？我转过身来，正想问他，车子已经到了桥头。

雨，仍然下着。他照例做完呼吸运动后就脱衣服。雨点打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上，我不觉又一阵心酸，真想劝他不要下水了，便随口问道：“冷吧？”

他伸手舀着江水，拍了拍心窝：“不冷！”接着又说：“毛主席冬泳邕江的时候六十四岁啊，他老人家不怕冷，我还能怕冷？”

我没话说了。这一早上，他游得特别有劲，进步也特别快，已经可以放开手游五十来米远了。

想到“诗”的事，在上岸穿衣服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晓盈，你刚才念的几句诗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这是我向周总理表的决心！”

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是你？那年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花圈是你送的？”

孩子瞪大眼睛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这意外的巧合，真使我怀疑自己在作梦。我说：“当时不是你替我转移笔记本的吗？”

晓盈仔细地端详着我：“是你？不象！那时是个

黑胡子的叔叔，你可是花胡子的伯伯啊！”

我苦笑着：“没错没错！前几年，伯伯担心呀，老了！”我边说边一把搂住了他，可当我接触到他瘦弱的身体时也产生了怀疑：“我记得那时送花圈的是个胖敦敦的孩子，怎么你……变成这样？”

孩子立即沉默了，显然又触动了他的伤心处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终于把真情向我讲了。

原来，那年他是随母亲到北京去看外公的。自那天他机智地掩护我脱了险之后，不知是谁告的状，说有个大“走资派”的外孙，从外地来天安门搞反革命活动，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如获至宝，便立即把他扣押隔离审查。这些没人性的家伙，用尽了恐吓、威胁手段，甚至用拳头来对待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孩子，硬要他说出“内幕”，招认诗中“为了四化”的含义就是“为了复辟”，并一定要他说成是他外公教他写的。从不讲假话的晓盈没有按他们的话说，他们就用“饿肚”、“冻鱼”的办法来折磨他。不久他就得了感冒、气管炎病，咳得喘不过气来。那帮狠毒的家伙骂他装死，不让回家治疗，妈妈送四环素、止咳糖浆进去也不让服。由于得不到治疗，气管炎迁延不愈，加上生活上没人料理，继而并发了肺炎，发烧到四十一度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这时，那帮人才把他抬了出来。后来，虽经抢救脱险，可从此留下了哮喘病……

我听了孩子这一段申诉，心里象猫抓一样难受，久久没有作声。自从那次天安门抄诗回来，自己也成了一个重大的反革命嫌疑犯，挨“疲劳轰炸”、“喷气式”、“虾公式”已经不知多少次了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三轮车运输工人，无职可撤，他们却不准我出车，断去生计。精神上的折磨，使我一根根头发变白了。直到最近才宣告平反。象我这样一株“老竹”，都难以承受这样的摧残，何况一株刚刚出土的嫩竹笋？可怜的孩子哟！在我蒙受冤枉时，都没有流下过一滴泪，可这时辛酸的泪水，已使我视觉模糊了。我在难过之中得到一点安慰：祖国的花朵，生命力是何等的坚强！他要为实现“四化”而斗争的决心，是任何狂风暴雨摧毁不了的！

这一段路，我们都没有讲话。车到门口，我们下了车时，都情不自禁地又搂在一起，我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孩子，‘四人帮’给你造成的创伤，虽然短期内难以平复，但坚持不懈地努力，是一定可以医治得好的。”

孩子泣不成声了，半晌才说：“伯伯，为了‘四化’我一定要学会游泳，横渡邕江；一定要锻炼好身体，攀登科学高峰！”……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他妈妈伫立在门口，微微笑着，眼睛闪出了泪花，好象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……

去找将军

王 戈

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彭德怀将军吗？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，彭老总可有名啦。我这里所讲的是两个穷苦的孩子，在战火硝烟中寻找彭大将军的故事。

当时，被我们击败的国民党匪军胡宗南的残兵败将，在蒋介石调来的后援部队的支撑下，以“大屯营村”为起点，卷土重来，对我西北野战军进行所谓的“追击”。于是，大屯营这个古老的村庄，又充满了战火的硝烟，村北不远的地方，时时传来“隆隆”的重炮声。

这天晚上八点左右，距离大屯营村二千多公尺远的北面战场上，有一个昏死过去的满身血污的人，被凛冽的寒风吹醒，在一堆敌军尸体中间呻吟着。突然，他看见对面数十步远的坟地上，有两个黑影在晃动。

他警惕地注视着，只见那两个黑影走近他身旁停了下来，其中一个悄声说道：

“凤儿，可咋没有声音咧？侦察叔叔八成是牺牲